



三島由紀夫

美的隕落

曉
江

他用利劍鑄寫了他底文學，
美與死亡的媾合，行動與理論的脈連，
創意中隱藏著底殉美的悲愴！……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三島由紀夫用他的利劍劃破了世界的驚訝，死時年僅四十五歲，正值英壯之年，他死的如此堅決，帶着一種東方古典美淒愴的意味，宛若只有用利劍方能將他那種陽剛的衝動發洩出來，好像只有用利劍才能細緻的刻劃他底人生的映面，這種精神的烘托不啻於其作品的延續，和在遼遠高空中所感受的死與美的本質之矛盾！

他的文學自始就熔着一股慷慨的激熱，抗拒着這個世界，這從他早期的生活便可得到一個普遍化而顯明的概念，幼年身體的孱弱，武士的家弟，年少時還迷幻着悽愴的美，也許童年時這股思想的誘發，導至了他日後發展的人格，由他類似自傳的一本著作：「假面的告白」中，我們可得到他早期生活的一些蛛絲馬跡：

「不到二十歲，你一定會死翹翹。」朋友們看到我這麼虛弱，便嘲笑我。「怎麼好這樣說人家。」我的臉上瘰癧似的做了苦笑，但奇妙的從這個預言之中，身受一種甘美、傷感的耽溺。

這種衰弱、傷感與殘酷的現實所聯合之衝擊，自幼就給了他種種幻想，一方面對英雄格外的崇拜起來，而又不能抹除自身的這種「傷感的情結」，所以不知不覺對自己的生命感受着悽愴的意味，投射着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而發出了一種沈默的抗議：「一個作家要是能寫出傳世的名著，而在二十歲死去，這是最美麗的一件事！」殘酷的現實早就隱藏好了他底種子，欲望着一種悲愴式的殉美英雄般的死，在他早年的人格就已顯現出這種拗悖狂熱的趨向，就生活上的某種意義而言，理想只是一種泛現實的美，在自然生活中，無法將之歸納成呼吸中，爲了這個美的形質，意象不斷的揣摩而塑造着，但當這種「虛構」成了精神上的負擔時，那種「美」的幻影便又開始呈現而成爲生命的實質了，或許生命本來就缺乏一股圓滑性吧！人類總是不斷的驅勳自己追求完美，但在最接近完美的片刻，生命便形成一種徒費的形式了，美決不能忍受凋謝，更不能忍受毀滅，要想邁向永恒，只有在死亡的空間中去尋求吧！要超越這一界限，殉美便成爲最直截了當的方法，生在昭和、元祿縫縫之矛盾中，三島的悲劇便如此的被塑於火山凝固之熔岩中。

三島的文學

文學本身就是一種超現實的產物，一種生命力的突進與飛躍所得的結晶，

人類集體共趨的情感，在個人無意識中澈底以一種「苦悶」的飛揚而昇華，這種昇華與其說是生命力的表現形式，倒不如說是隱藏在內心「熱」的驅策，以一種鉅大的洪流發洩出來，當然，文學若完全脫離了現實和民族的情感，那就成了虛幻，受這種「熱」所驅動的並不只是那單獨的個體而已，而是整體的感受，嬰兒在母胎中脈動之感覺，一瞬一瞬成長乃至於規律之形成，道德律之建立，當藝術邁向成熟時，即結合了生命與鄉土而獲得了一種新體系，我們看看：三島由紀夫所誕生的日本乃一四面環海之島國，內陸泛着清淺的湍流，春晨白雪飛揚籠罩着櫻花，大地一片空寂，那般古老又清新，或秋天落葉枯木之蕭條，再加上島國氣候之易變，四面環海，存在着一種沈重的壓迫感，有無限的可能性，同時又具有有限的未知，不安與危險性，所以，由此可以說，三島的文學很明顯的表示着這種迫度追求的美，然後又融於「櫻花與劍」之鑄冶中，櫻花是美的象徵，是一種人生極致之理想，劍則是一種陽剛之力，是一種哲學與美學的柔和，他的作品很明顯展示着欲以意志之力攬向那九天的太陽，一種對人生之挑戰，然而有時詞藻中又呈現一種落寞、孤寂的淒傷感，令人心口堵塞在這個鬱結中，彷彿有千錘似的輾住，時而悠悠，時或迷漫縷縷鄉愁，時又敘述低吟着日本民族之史詩，然後共融入櫻花與劍之茫茫大海中，我們先看看他早期的作品：「假面的告白」，這是他二十四歲的作品，也是奠定他在日本文學上地位之名作。

「在理性的眼中看來是污辱的東西，但在感情的眼中看來却多麼超然與美麗啊！到底惡行之中存在著美嗎？……然而，人類這傢伙總喜歡訴說自己的苦楚罷了？」

「假面的告白。」這本書是一本自傳式體裁的小說，主要是爲着表達作者幼時心靈探索之接觸，和對死與 *Eroticism* 的結合意象之表示，在此書中，三島很明顯的表示了他童年生活對美的企盼：對英雄式死亡的欽慕，這可由其中一段話可看出：

「爲甚麼那麼多的威爾特童話中只有那篇「漁夫與人魚」裏，緊抱著美人魚而被漂到岸邊的年輕漁夫的屍骸深刻地魅誘著我呢？……」

「被殺害的王子」的幻影，執拗地追趕了我。爲甚麼把王子們那種穿了緊身衣的坦露身裝與他們殘酷之死聯結起來空想，便使我感到那麼愉快呢？」



意識形態的美感常在生活中塑成一個不真實的影子，那種形態所迸發的美只能說是一種「相對性」吧！早期的三島便陷在這種「相對性」的苦悶中，生活有如一祇巨鷲奪取了他開創生命的本質，同時也供給了他一種不尋常的洞悉力、忍耐、果決與勇氣去接受它的挑戰，一種對命運的輕狂，它的美便由此而建立在「被殺害的王子」，歐米粗獷寬健的肉體，八雲薔薇色的半裸身體……

，以自身抽象意念之彌補作用而產生的一種盼望的美，生命的本質告訴他：被殺害的王子之死是次要的問題，最主要的乃其肉體的美與死所聯結之感覺，生命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獲得一個完美健碩無瑕的肉體，沒有一種精神底語言支柱着肉體的存在，缺少了這些形質，或許生命已不為生命了，只是一種孱弱似的軀體罷了，三島這麼認為，因此在「假面的告白」中，當他接觸到這種「美」的誘惑時，園子已不復為園子了，而成為他欲逃避的對象了，一方面企求羅曼蒂克的結果，或者可說是希望有一種悲劇的結局，另一方面則對生命產生新的憧憬，巨大的陰影翳圍其四週，終於在這種現實的矛盾下！他選擇了「美」這個對象了！

戰爭奇妙地教了他感傷的成長方法；冒險的幻想，死亡的憧憬，世界好像加速的進行，不止息的變動蛻新了他的思想，去淨了那些糟粕殘渣、戰爭！看到那些赴戰出征的少年那種臉都會感到悲哀吧！冷默的出奇的戰士與熱淚盈眶的送行人，櫻花的奇艷與工廠無止靜的機器聲，悄然的綠意徒然點綴着飽受戰

火摧殘的殘垣斷壁，佇立數落着靜寂，屍體橫陳的散佈在街頭、街角，這種奇妙的經歷，使一個人在面對着生存的本能中時時感覺着隆隆的器官癱瘓，隨時擔心着死神之降臨，對明日自然無所寄企，因此而產生「沒有明日」的哲學家，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

三島再將其深邃的洞察力投射於「美」的更深入追尋時，在一個火花的激擊下，從一個縱火的青年僧侶的口裏頓萌了一般狂熱——探討美與人生的對立，而完成了金閣寺這本書：

「我對金閣寺的美，感到嫉妒，所以把它燒掉了！」從這句話的啟示，三島的「心象的美」與「現實的美」之衝突，始得到統一的協調，書中人物藉着「我」來推展一種屬於心理的鬭爭與矛盾，「我」是一個抽象的物品，而藉着「我」的同學鶴川、柏木，「我」的初戀女有為子，還有金閣寺的住持等人，「我」才被形式的客觀化，方感到美與人生尖銳的對立，所有不幸與黑暗的思想像泉源，所有醜惡與力量的泉源，都被凝結在內心死海的深處，直到遇到了「我」的解說者，才把行動意識化！

人生本是成多元化的矛盾現象而對立着，唯有透過悲劇的洗滌，才能淨化內心的醜惡，才能理解喜劇的真諦，也唯有醜惡，才能顯現出「相對性」的美來，當「心象的金閣寺」被塑立了無法偏離取代的美時，與其說美這種不可見的形質誘惑了他，倒不如說是在「心象的美裏」無法容忍相對性的「醜」之存

在！

「……………我終於讓手滑向女人的衣裙那邊

就在邊就在這時候，金閣出現了。

充滿威嚴的、憂鬱纖細的建築物，像這兒那兒留下剝落的金箔的豪華的屍骸般的建築物。在說近却又覺很遠，似親近却又遠隔在不可解的距離上，四時都浮現着的澄明的金閣……………。

我孤獨存在，絕對的金閣包住我。說我擁有金閣嗎？還是說我被擁有？或者不是一種稀有的均衡產生，而形成我就是金閣、金閣就是我的狀態。」

由於「我」如此的矛盾被困於金閣寺的美中，不可思議的，直觀者所造成的短暫的美，把時間化成純粹的持續，那是生命完全的抽象與創造，但一旦「現實」破壞了美的直觀性後，美就形成醜惡的變態了，而「我」便是在這種尖銳的矛盾下活着，一邊的手接觸着永恒，一邊的手探索着人生，這是不可能的，美的永遠存在相對於「生」這個東西就變的不可思議起來，「生」是短暫的事，像迸裂的火花一樣，是不可理解的短暫的存在，用這瞬間的美來銜接永恒的存在時，那是徒然形成一種對美的冒瀆，對生的一種侮辱罷了，故「生」所追求的只是脈動於氣息中的短暫的美這種形質而已，這對「我」而言，是不甘願「生」受到如此的誣蔑的，因而對永恒的美形成了一種無意識的憎恨，嫉妬



和瘋狂，由「南泉斬貓」這個媒介中，「我」開始把憎恨意識化，或者可說受了南泉老和尚的影響，把美這種可見抽象的形質化成意象深處的不可見的質地，因為美這東西是可以委身於任何形質的，但都不屬於任何誰的，所以斬了貓後，表面看來好像剔抉了美似的，實際上美的根並沒有滅，所以人不得已還是要接受美的形質之誘惑，故除了忍受「美的疼痛」外實沒有任何辦法，因人本身就不能脫離美而存在，故這種矛盾與痛苦只有持續下去，或者在發現了另一種「美的委身物」時，才能解除那種矛盾所激擊的痛苦，具體直觀而言，只有找到了那「永恒的美」這種事物時，美方成了不朽，而此時「我」便能形成美，形成不朽了，否則除了忍受「美的疼痛」外，只能以「美的替代物」不斷的循環下去罷了！

一方面人類由於具有容易毀壞的身體，反而浮現出永生的幻影，而金閣則由於它不滅的美，反而漂起毀滅的可能性？而「我」便是在這種動機的誘導下，萌生了燒毀金閣寺的念頭，而以行動完成了「我」意象與現實中矛盾的徵結！

一走進三島文學的領域裏，就感覺到股股無奈的輕愁，一種對生命的謳歌，從淬煉中取得的生命火花，而發出的吶喊，從愁悵中所建立的自我，宛若立在鏡子中追尋自己的幻像！他所追求的美，是帶有微微的顛醉和甘醇般的傷感，似要排拒一切的可能性，蘊藏着無止的未知性，從他跳躍的生命，從他所揭櫫的美學裏，我們不難理解在「相對性美」中有一種激切的意志在敲擊；迫使

他建立一個永恒美學的境地，他並不是昧昧於理論就感到滿足的人，也不是耽於聲名而縱犬馬之慾的人，永恒！永恒！祇有透過行動方能顯示它的獨一性與不朽性吧！

生命的價值或許並不在於年齡的長久，而是一個鵠的之達成，它本身供給了我們「動的源泉」，也唯有動的美方能使人生邁向更有意義的一面吧！浪漫的生、衰頹的生、堅決勇敢的生，對生命本質並沒有甚麼差異；因各人相對美學的意義並不盡相同，它的好惡僅在於社會價值判斷的基準上而已，但人的理想往往定於絕對的座標上，所以一與社會現實經驗產生砥觸後，就產生了可悲的矛盾，現實與永恒間隔着一道藩籬，一個不可測知的未來；三島在生命的哲學中嘗試着超越這層藩籬、嘗試着達到永恒的淨界，但他最後發現永恒對他而言只是一個理想界之幻想，「人」嘗試着去達到，但最終屈服於其底極限！這對他的追尋是一項可悲的事實！

男人通常是不容許被加以客體化的，只有透過最高的行動方能被加以客體化！注視着特攻隊那一去不復返的莊容，似乎已透視了命運之神的譏笑，臨死前最後之一瞥，透過了這種悲壯的行動，將精神託付着靈界的神明，那是最具體的男性客體化吧！三島稟賦了武士的家第，自幼就承繼着「忠君愛國」之訓戒，再揉合了他細膩的思想，使他本能對「悲壯的行動」有一種出乎尋常的感觀！對「死」與「美」聯帶所引起的衝動感受着特別強烈的震撼！看到他的作品，無可否認的是具有陽剛性的美，但透視着他過去生活的碎步，仍能發現那些微的傷感和大和民族一種特別濃厚的櫻花底悲愴！如在「愛國」這篇小說中表現着特別淋漓透澈，或許他本身就因襲着大和民族作家的傳統，而懷着一種「君看吾雙眼，無語帶輕愁！」之感傷！早熟的創傷引導着他進入一種虛幻的境界，相信着世界的終極止於虛無，難怪他底文學就偏染着美麗與哀愁的小調，含蓄點將在零零飄飄的雪花裏！像雪一般純潔無瑕，絢爛的散發在碧頃的青空裏，悠悠然不着絲痕，美的令人迷眩，轉眼却又化成水滴，轉化成空氣，而又歸遁於虛無的以太中，這就是三島的美學吧！漂泊在虛無中，宛若泊在鏡湖的的羽毛，輕也似的柔和地漂泊在讀者的心懷中；淡雅之文辭就像天女散花般地明鑑着情感的共鳴，細讀他的作品，往往可感覺到如決堤之河岸洶湧奔騰而來，令人喘不過一口氣，豪放之情有如泛濫之大川，嗚嗚不絕敲擊着讀者的心扉，似幽遠實近實，生活之勇氣，命運之奮鬥，力之美……如排山倒海的侵襲

而來，在奮鬥中體會着人生之真諦，令讀者感覺了一種命運之高昂，激亢引進了生活的調子，若大珠小珠間落玉盤，大弦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又若銜枚疾走，闕靜無息，在動與靜的循環中不斷的訴說着「太陽與鐵」的朝氣！

你的整個身體，從頭到腳之間，也不過是你的思想自身形成一種可見的形式，只要掙脫你的思想鎖鍊，你就可以突破你的肉體枷鎖，三島便以此嘗試着去追求他的人生，肉體是一種思想可見的形式，內在的直觀往往就迸於肉體的造型上，美就由「語言」這種媒介跳躍於思想與肉體之間，「語言」、「行動」於是如斯的塑造了一種可見形式的某種程度上的美，而由其包含於內在不可測知的生命力發散出來，堅韌、忍耐、勇決的承受了一切外來的壓力，將其生活的行動化訴諸於思想的淨界，毫不虛偽的刻劃了他底文學，或者可說是一種人生的態度吧！

生命是毫不留情的，當一出世的瞬那，就註定要接受牠的苦楚，牠的試鍊，而痛苦的生命往往產生偉大睿智的思想，像是天意似的，悲劇似乎早就準備為思想而鋪路，準備為人生而洗禮，崇高的心智一旦濾過了思想的殘渣與悲劇的洗滌後，便轉化成偉大，對命運的無所畏懼之思想，而經過了早熟的創傷，肉體的困頓之三島，自然作品就呈現着一種獨特的人生哲學，為了試探生命的價值，為了追求生命的圓潤，為了達到他底美學的結晶，難道他再也沒有其他的方法可行了，而一定要以切腹來表示一種時代的抗議，由這裡，東方民族的習性很容易的顯現出來，他只是遵從祖先所遺留一種最好的行動型式表現了他底美學罷了，但他的行動究竟有無值的非議之處呢？就個人的美學而言幾乎是完美無瑕的，但當一切趨向虛無時，美就毫無存在的價值了！這不但是三島的不幸，也是全人類的悲愴，但也可說是人類追求完美的動源與魄力的覺醒，生命與行動最高的形質表現！

三島死了，死在自己美學的漩渦裏，但他行動的哲學依舊震撼我們底心靈，至今猶不絕，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一個男人中的男人，他對真理有一種精神上的渴求，死的誘惑是一切刺激中最偉大的，他懷着卓絕的確信面對人生，懷着寧靜的心情面對死亡！

他選擇了生命的方式，抉擇了死的超越！這對他的生活而言，無疑是最恰當的！